

居  
易  
堂  
集



居易堂集卷之六

序

贈業師鄭士敬先生序

儒者闡五經之微言析六藝之眇旨以友教天下啓  
迪後生其道至尊重也故道在則天下崇其道而尊  
其經道亾則天下驚其說而違其行苟欲使經學通  
明而儒術不墜必傳其道以行矣孫寶曰道不可誣  
身誣何傷夫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而學士  
奔湊如登龍門身愈困而益尊境愈阨而益亨夫豈  
章句訓詁之所爲哉昔戴聖尹敏及徐遵明之徒皆  
經號專家師說具在而名或隳於吏議或妄託於識

書或懸納絲粟而遺譏於影質故雖說經硜硜名爲宿儒而造就實寡何者有儒者之學而無儒者之道也惟通德之門則彬彬多大儒焉殆所謂以身教者乎小子枋年十五即執經從吾師鄭先生遊時崇禎之丙子歲也先文靖公進枋而命之曰吾交滿天下而性命之友指不多屈其散處四方者無論矣近則臯里楊先生西銘張先生及汝師鄭先生而三人焉夫臯里楊先生西銘張先生皆偉人也然吾不命若師之而獨師鄭先生小子亦知之乎西銘弘獎人倫訓納不倦故其徒多美風流臯里矜尚氣節天下已任故其徒多持議論非汝之所及也小子其務窮經

飭行以事乃師枋謹受教時士專帖括爲之師者亦  
教其弟子以掇取科第耳而吾師獨先經學矻矻窮  
年究竟同異研晰幽微必使聖賢精意通于學者而  
後已士習日靡以聲譽相高而吾師獨尚風素敦內  
行恂恂不爲虛憍之氣其教諸生也以躬行先之循  
循善誘辭氣溫霽或獨坐一室默不聞聲而諸生畏  
敬之如神明無不欲自砥礪以赴其師之意者故遊  
吾師之門多能成立以自表見論者以爲吾師解經  
不窮則戴次仲沉靜樂道則杜叔和之流也庚辰後  
先文靖奉使歸里時西銘先生已下世而臯里先生  
聲氣日廣門庭如市先文靖心竊憂之獨與吾師性

命水乳晨夕無間每憂時念亂商摧人物則促席竟日相對悄然或歛歔太息良夜乃罷而侍者不能聞其爲何語也乙酉之禍迫脅士大夫便宜授官輒檄令之任同人多改操者而吾師獨陽爲痺疾以跛自廢遂以得免其臨大節如此而生平恥語意氣常守雌節無矜激之色故其立身有恒介然不奪非色取一時者之所可幾也天下初亂士無不以氣節自命翹翹矯矯無所不至而吾師夷然不屑也歲月侵尋意與時移向之翹翹矯矯者亦發蒙振落矣而吾師獨潛隱園巷杜門教授十三年如一日嗟乎今天下而益知吾師矣於是執經受業負笈請字者雲合霧

集踵趾相躡四方著錄者不可勝數其親承教澤辟  
明左右亦且數十百人而吾師之所以教之者一如  
二十年前之所以教枋等者也門人亦盡務實學尚  
謹飭從容雅步行於路而皆知爲鄭先生之徒也烈  
皇時權奸以門戶構難以西銘門徒太盛標榜太高  
見於彈墨羅織周內幾成大獄後臯里亦爲忌者所  
中幾幾不能免而吾師生徒之盛與西銘臯里等獨  
超然免于議論今之從學者倍盛當時而聞者景悅  
惟增慨慕嗟乎小子枋至於今而益知先文靖公所  
以命枋之意矣夫處黨人之時而不爲讒邪之所側  
目居非命之世而不爲異己者所驚疑豈非抱道躬

行可行蠻貊乎故其所成就者率多自立不與時俯  
仰即小子枋苟存視息而猶頗識去就之分者亦吾  
師以身教之之所致也初史相國督師淮上吳人盧  
涇材以諸生慷慨從軍楊州陷盧生卒從相國以死  
以死節聞天下盧生者亦吾師高第弟子也吾師之  
門多聞人而此其尤著者云

贈兜菴序

隱居放言斯特逸民之一節耳非所語於通德也故  
時當隱遯著括囊之文身處末流有言遜之誠君子  
慎其樞機以亨時晦言之于身不綦重哉昔人云居  
非命之世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余嘗覽



其言而悲之則大易所稱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豈非  
出有語之義處爲默之時乎漢延熹建寧間甘陵汝  
南聲名題拂身爲處士而裁量執政言非其宜卒成  
黨禍逮染名賢幾遍天下當時申屠子龍獨以貞默  
自守確然免於議論味道樂潛終成高志人但知慎  
言所以全身豈知慎言正所以全節也哉夫嶢嶢者  
易缺皦皦者易汙以言爲怨之府而舉身以殉焉者  
無論矣苟以言爲身之文將以標榜於天下使天下  
有能言之目爲可知之具遂來當世之浮慕而旌賁  
從焉此周顥北山藏用終南之所以遺譏于後世也  
吾故深歎張子今日以兜菴自命之知時而得所處

也張子生長膏腴之地少擅文章之名而其言一似有憂患者嗟乎張子深遠矣其自命也以慎言而雜跡方外游于酒人將以酒全其天使賓從相對亦各相忘于無言耳昔南北六季之時多高蹈之士而文中子獨稱仲長子光爲天隱謂其名彌消其德彌長無往而不適豈非以其能以瘖自名終身不與世交語而欣然引酌優游卒歲乎吾今觀張子所處不獨效子龍之貞默蓋亦有仲長天隱之風焉余愧不能學王無功日以五斗酒與沉醉也

送去息和尚住夫椒祥符寺序

竺乾之法既入中華如海滙百川燈分千燄熾昌盛

大不可思議遂與王者分民而治先師分術而教矣  
而其中絕世偉人傳佛心印者塗轍不一機用亦殊  
雖一月可印千江而同歸正如岐路有隱者有顯者  
有出者有處者荷擔大道隱若敵國彼此無間而其  
致益少差矣夫儒者以全道爲重故重其在我每以  
處優于出而佛法以行道爲亟故利存徇物每以出  
優於處所以孔明不取干祿孟氏不義往見而瞿曇  
設教誓入五濁神僧應化不恥亂朝苟可續慧命濟  
羣品則舉身以徇之豈同儒者規規然以潔已爲高  
哉至千古過量人孤峰絕頂剷跡銷光木石與俱遺  
世獨立者亦多矣如大梅棲山縛茆燕處龍山無路

移屋濶居船子獨踪立錐無地雖品詣卓絕風流不墜而以視握麈登壇弘法宣化陶鑄賢聖教育英才天下向風法席如海如臨濟德山洪覺大慧固未可同日語也雖然人但知出之優而未知出之難也夫十室之邑一旅之衆固易戢矣教令既習風俗既一而爲之帥與令者復操生殺賞罰之威柄以整齊之然而違制稷化以覆軍敗官者比比也今五方之人雜然竝處去來無常性情不一而又無生殺賞罰之威柄以整齊之而欲其從風向道更誠與一於軍旅之從其帥民庶之從其令不綦難乎不特此也慧燈若熄而狂花爭艷則續命之難也根塵難泯而懸絲

易絕則衛道之難也肯堂弗問而析薪欲荷則嗣法之難也白法既衰而黑業逾積則導衆之難也蕘稗克盈而嘉禾不碩則擇人之難也嗟乎禪者之出豈易言哉去息禪師得法靈巖將數年矣操履尊貴道風遠聞諸方緇素浩然歸重以爲靈巖之克子而天山之聞孫也今將出而住夫椒之祥符寺夫祥符又靈巖昔日之祇陀林也必使當年寶所壁壘一新無忝徽音克明師匠而後無負靈巖付託之重則師之出較難矣而吾更爲吾師慶也臨濟必踞鎮州叢席而後建立黃檗宗旨大慧住徑山後學徒雲集罔羅龍象而道法益尊則師今一出而繼述師傳造就學

者盡在是矣從此而大振宗風蓋天蓋地其孰能禦  
諸余與師乃惠連康樂無著天親也師既開法席于  
名山便當褰裳相就不雷宗雷結社東林而于師之  
行先質言其難如此顧師之視余正同康樂之愛惠  
連受其質言契如針芥而余之視師則不能如天親  
受教無著而即證大乘以此愧師耳

贈李秋孫序

人生百年幸而際明盛邁太平父母俱存兄弟無故  
則中人之姿稍自勉亦庶幾所謂完人不幸而禍患  
迫之於前而冤痛慘酷感憤睚眦激之于內即世所  
稱賢者嘗潰而失其度矣昔人如蘇不韋報仇行權

而王肅之奔拓跋吾每痛其志而又弔其遇之不幸也李子秋孫年三十矣當國變時不幸爲怨家所乘有家門之禍時李子止年十四歲逃亾竄匿萬死一生僅以得免事已而怨家又搆之以大獄計必殺之以十四歲之孤出入瀕死于獄訟刀筆間又數年而後已以今觀之曾謂此十四歲之孤而足以捍之耶沉淪灰滅乃其分也而李子卒能卓然有以自立非所謂賢者乎余之遭亂也年二十四亦既成立矣然家寃國禍萃於一身捨呼莫聞以死爲幸若李子又何如也庚辛之歲余與李子遇於山中往還過從勞苦告語每風雨晦明憂愁疾痛杯酒朋從酣醉笑呼

兩人未嘗不相向而泣也而李子若有所不得已于世者又以不得已于世若有所重累而思釋者于是棄家入山不撓世事蔬食布衣嘗同在疚居恒採攜自資妻子不免饑寒而不顧也嗟乎賢矣王肅之避家禍而北奔也受國士之遇爲之夏制度定典禮年甫踰壯宰相封侯爲魏室宗臣誠亦盛矣然以彼其才即無所遇于時庸無所聞於後耶適丁屠酷竄伏以免而彈琴著書詠歌先王之風以老死巖穴所得不夏多乎嗟乎李子浚遠矣而吾猶願李子之有以終勉之也

送磷雪上人行脚序其志而又示其巽之不幸



男子志在四方况出家學道者乎無室家之戀無羸糧之難苟有志於大者遠者則足跡遍天下此其常也昔顯公西入佛土行遊二十餘年玄奘取經天竺周流一百餘國尚矣至如方州之內則慧遠之行化許雒襄漢一行之訪求師資貫休之去吳入蜀無不歷奧區探絕境汲汲皇皇不知老之將至而其人亦遂以不朽以是知遠行之無負於人也龍門年二十而浮江淮溯沅湘涉汶泗周旋齊魯梁楚鄱薛向子平曩家遍遊五嶽宗少文遍歷區內名山凡爲一代偉人著業於不朽之林者皆然而方外道人益可知矣今以數家之墟十人之聚自東阡適西陌無不嘯

儒刺感出門復入彼固不知有天地之大道里之遠  
又何怪莊生不云乎鵬之徙于南溟水擊三千里搏  
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蜩與鷺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  
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  
而南爲人之所志不齊有如是哉磷雪開士所處固  
僻而英年具辨道之志汲汲遠行將以大其所學此  
自其天性爲可敬也而人或尼之我故舉玄奘諸大  
士以壯其行願雪公學鵬之圖南以爲諸大士且亦  
使人毋爲蜩鳩之笑也

贈新安汪惟晦君序

洙泗之傳既泯濂洛之學未興而聖人之道綿綿延

延上下千百年未墜于地者寔有所託以長存而不  
息蓋不獨特六經之空言而恃篤行之君子有以載  
其道於躬行也自後世曲學既繁偽儒雜出有侈心  
性之談而鄙實行為粗跡有標妙悟之宗而以決防  
踰閑爲無累馴至四維不張五經掃地而世運隨之  
可勝悼哉繇茲以談有實行以基之則不言道而道  
存無實行以基之則言道而道愈亾矣文中子不云  
乎父母安之兄弟愛之朋友信之施於有政道亦行  
矣則如萬石君家孝謹聞於郡國長子建老白首貴  
郎中令而親中褰廁踰身自洗濯雖齊魯諸儒質行  
自以爲不逮元魯山兄子襁褓喪母無資得乳媪魯

山自乳之後以得成立陽道州妹壻客死道州徒行  
千里負其喪歸葬而撫寡妹養其孤孤年四十恩義  
不衰彼固至性烝烝行誼卓絕而又何嘗侈言夫道  
哉然如文中子之言則聖人之道所以不墜者非於  
焉是賴乎所謂載道之器者非耶假使有人躬行萬  
石魯山道州之行而又學濂洛之學則其所以昌明  
聖道又何如乎余讀新安汪氏庭範紀略又徵信於  
吾吳一二君子之言而確然識汪徵君惟晦之爲人  
則誠所謂行萬石魯山道州之行而學濂洛之學者  
也而吾又有進矣徵君孝義誠篤敦倫植節一同於  
萬石魯山道州而立數孤撫數寡喪亂值饑荒其

遭際之險阨負荷之艱大真萬倍於古人而皆有以  
曲成而無遺憾此非獨其至性有以濟之而實其學  
道有以濟之也嗟乎淳古日遠江湖日下滔滔者幾  
流於不可知苟使徵君其人者樹立坊表昌明聖學  
以維持而挽回之則吾世其有瘳乎然則身涉末流  
而負世運之憂者非篤行明道之君子又何以幾焉

吳子自號瓶菴序

吳子雨岑自號瓶菴而自爲之序入山以請曰某蓋  
有意乎謹言惟先生有以教之余覽其說而重歎吳  
子之孝也記曰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此物此志也  
昔周儀部玉鳧稱道吳子不去口謂其少時曾割股

以愈其親之疾慎終大事傾資竭力而不顧至於今年踰六十嘗冒暑扶病不遠二千餘里以省其祠墓於故鄉拓墓田培松楸葺祠宇美侖奐獨力而成無將伯之助其所捐輸不啻中人之產是豈恒人之所能也此其大端也而觀其居常細微則又誠有一舉足一矢口而不忘者今其言曰某少失學不克有所成立揚名顯親某病未能惟是暮年衰齒日慎一日恐或遺羞所生此心未敢一刻忘也既不能立身以顯吾親或庶幾無失口以玷吾親乎守口如瓶吾之志也且吾聞之滿則覆瓶亦有是焉故聊以自儆云耳嗟乎則是吳子命意於一字而金人之銘敬器之

誠兼有之非敬身之至乎吾故重歎吳子之孝也而  
吾更有進焉士君子立於世而聲名標榜訾物激清  
以成橫流之禍其或伏處閭巷而多言取尤直言觸  
諱以不能免於斯世者固其所矣即或有一言而爲  
人排難解紛以至存亾而生死人之仰之不啻宜遼  
之丸聊城之矢而又自泯其迹不居其功浚藏而遠  
避若是乎其言之無忤於世而有裨於人也而或者  
未食排解之德而先致傾動之尤以櫻當世之繒繳  
而莫之避嗟乎人但知莠言之爲患而孰知好言之  
尤甚乎楊子致歎於口出微乎微乎又何如以默以  
容无咎无譽三緘其口優游卒歲者之無一朝之患

而身名俱泰哉或曰瓶菴者平安也一謹乎言而無  
招尤無觸諱聿懷多福履坦貞吉矣故曰此敬身之  
至也嗟乎吳子加於人一等矣

外祖母王太夫人九十伯舅氏吳明初先生七十壽序

天之遇人也豐其後者必嗇其前人之遇人也落落  
於貴盛之時者必久要於患難之際者也夫天既與  
人以晚成之器必錫之以暮節之福其始必荼苦艱  
辛壹鬱憔悴在富而約處泰而屯是正所以堅完其  
精神而成就其德器也其人也如金石以磨礪而不  
朽日月以晦蝕而升恒固天之所以壽也夫人既人



趣于捷者我率其迂人集於苑者我集於枯風雨不  
輟其音霜雪不渝其色巨鄉友而平子可瞑山公在  
而嵇紹不孤其立於世者甚偉故其得於天者必厚  
其人也如松栢歲寒而後凋薑桂性老而愈烈又天  
之所壽也枋故於外祖母王太夫人暨伯舅氏明初  
先生之壽而浚有感也甲午歲外祖母登九秩伯舅  
躋七十慈孝一堂竝臻上壽交游親串無不操詞捧  
觴陳說景福頌禱盛事而枋以爲此正能知太夫人  
及先生之壽而不能言太夫人及先生之所以壽也  
太夫人爲我外王父元配先生嫡長子也初太夫人  
之嬪於吳家業未豐太夫人善事夫子克佐貧薄雖

夙夜勤瘁而交謫不聞少君出汲德耀舉案椎髻布  
裙未易舉似此猶人情之所能也其後家日益盛資  
儲充衍外王父性豪上不爲鄉里曲謹態故身雖布  
衣而俯視王公甲第開康莊後房曳羅綺東山絲竹  
西園游宴殆無虛日而太夫人性安儉約獨居教子  
御布素躬織絰無異貧時雖寒冱手皴而操作不止  
札札機杼與膝前呶唔咕嗶聲相雜也一家之內豐  
約既殊甘苦或異而太夫人怡然安之無幾微不得  
之色此益人情之所難也太夫人時時命先生曰公  
父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嚮義沃土之民不材今茲  
勤苦天庸玉汝於成乎彼藉膏腴耽靡麗者固非恒

久之道也若庶幾有所成立則寧拙毋巧寧退毋競  
寧眷眷於寒素無汲汲於勢利此吾心也先生天性  
孝友剛方諒直慷慨好義意有不得則義形於色千  
萬吾往雖其素所蓄積亦得於太夫人之教爲多矣  
當先學士鼎盛時至親好友奔走旁午先生雖戚誼  
肫摯而往還簡略真淡如水也大率歲時伏臘嘉禮  
宴會歲不過過從十數耳及先學士身殉國難向之  
奔走旁午者曾不過而問焉而先生於兵火衝斥時  
馳使命冒不測所以撫唁枋者甚至復贖以兼金數  
金枋得藉手以爲先人藁葬之具嗟乎人誰能之人  
誰能之當此之時人懷岌岌自救不暇即家力豐裕

而平時最稱密契者猶或未及况以先生之貧而自  
處落落者乎枋於是而知先生真古獨行者流也未  
幾而懿親中之與先學士最密而受先學士恩最深  
者甘心反噬瞋目語難無所不至先生奮不顧身出  
而捍之排難釋患惟力是視如是十年凡羣邪之所  
媒孽醜正之所謠詆先生無不爲之解紛焉亦有事  
可潛弭則枋未及知而宜遼之丸已奏膚功矣故枋  
雖風雨漂搖而覆巢無取子之禍遭家多難而葑蜂  
無辛螫之傷皆先生之力也枋因於太夫人說悅之  
辰蹠而進曰世路榮華瞬息衰謝所不必言即以  
太夫人一家今昔言之俯仰數十年滄桑陵谷亦不知

其幾矣向之口厭甘肥體窮紈綺者今亦有存焉者  
乎即諸渭陽年少於先生遠甚而零落過半而先生  
乃以七十老人華髮蒼顏拜舞於期頤之膝下非天  
之所以單厚者乎今曾玄繩螫芝玉森如凡從先生  
後衣綵酌斗者且四世內外幾十人非千古盛事史  
策罕倫者乎福祚隆赫至於如此固非逸居苟安柔  
質淺器者之所堪負荷也則當年太夫人之備嘗艱  
阻非金石磨礪日月晦蝕乎今而後而不朽升恒者  
見矣向者先生之高誼篤行非松栢薑桂乎今而後  
而歲寒後凋性老愈烈者見矣夫壽爲五福之首又  
大德者斯得壽故不有過人之德不能躋過人之年

居易堂集卷之六  
不有天倫之完節不得臻人世之奇瑞何則遐齡大年固造物者之所不輕畀也今太夫人與先生獨得之非其所積者厚而所植者偉乎先生聞而軒渠曰子年少而能言天人消息之理津津可聽也曷爲我紀之枋因質言以侑觴焉

葉太師母八十壽序

平居讀史尚論古人行事每見淑女亮節有國士之風焉未嘗不撫卷而歎也而要其所以垂青編昭彤管者非端操在躬徽美洋溢則造就後人聿成名世者也二者得一已足遺令名於無窮况兼之乎如葉太師母張太夫人則方之古人未易一二數也太夫

人早年婦德婉嫵貞順中外著稱而尤所難者讀書知大義而能玉吾師於成也吾師聖野先生當象勺之年太翁方據臯比講學於外而家日益落太夫人撫先生而慨然曰噫子瞻年稚既弗克從明允以遊學邴原家貧復弗能入鄉塾以從師將奈何太夫人於是自教之機杼之餘說經授書靡間寒暑自幼學以至成立罔非慈氏之恩勤訓迪也先生年弱冠名滿天下詩壇文坵共推盟主而太夫人獎訓益勤或問其故太夫人曰名隳於既成而業荒於既精者多矣我故爲之兢兢也時先生席珍待聘朱紫如拾方且拜身廊廟黼黻皇猷而天下遂亂太夫人進先生

而命之曰我老矣不幸復睹此亂離今惟以若長侍  
膝下母子相依爲樂他非我所期也昔介子之母尚  
與子偕隱况今日哉捧檄之喜吾不爲若願也先生  
謹奉教太夫人又進先生而命之曰母集于苑母乾  
沒於榮利我既已言之矣若亦知嶢嶢者易缺而皦  
皦者易污乎若其母爲名高母爲氣矜隱不違親貞  
不絕俗昔人所尚若其勉之先生謹奉教於是天下  
之初亂也慕義之士入山惟恐不深至見一當世之  
子無不鑿坏踰垣以爲快先生奉慈幃棲故里無異  
平時而交遊往還母失親故鄉曲之論或且致疑而  
荏苒歲月士氣浸消向之蹈海奔林長往不返者今



且上書公車浮沉金馬矣而先生潛隱園巷不簪不帶自若也於是向以先生爲和光者今乃知先生之耿介無不交口歎先生爲不可幾而不知其稟聖善之令謨漸義方於慈訓者素矣先生聞望風流暉映一世奔走天下雖偃居窮巷而問業請益者冠蓋相望軒車接軫且內外親婭率多通顯而太夫人三旬九食怡然安之故先生與世相接坦懷無忤而神襟泊如物不爲累客退則閉戶著書洗滌用酒以爲歡嗟乎有是母斯有是子非虛語矣夫傳經紗幔本自宣文授書睂山出於賢母此今古所爲讚歎而書史所爲流連也况復明大義負偉節乎枋少從先生遊

頗悉太夫人德概茲值太夫人八十壽將操詞以進復徵懿行於先生先生爲枋言太夫人之所以處亂世者如此因受而書之

楊隱君曰補六十壽序

余幼從先文靖公於京邸凡賢士大夫以及文人處士之過從者先文靖必命余出見之捧手侍立以受長者之教遂得識曰補楊先生云蓋崇禎之庚午歲也時余方九歲從塾師受論語孝經塾師者虞山趙端吾先生趙文毅公之孫也其人古人也與先生善故先生每過學舍必與余師從容款語道故舊移時乃去以爲常余之識楊先生益稔矣比二年壬申先

生南還居金陵先文靖亦奉太孺人歸里又五年爲  
丁丑先生自金陵來弔太孺人之喪先文靖復命余  
出見先生時余年十六已補弟子員矣居無何別去  
又五年爲壬午先生復自金陵移家還吳先文靖亦  
休沐里第相見益歡余復從容從先文靖以見先生  
余已忝登賢書年二十一歲而且育子亦三歲矣夫  
余年二十一歲而識先生已十三年矣嗟乎俯仰十  
三年間而時事之變遷已不可復問而詎知不二  
年而即有甲申之變又一年乙酉而復有南都之變乎  
自余之初識先生爲烈皇初禩時稱太平京都輦轂  
風華文物天下所聚而尤尚風素重儒雅故先生以

隱士居京師聲名籍甚著作一出無不傳寫子山之詞賦藏購陳遵之尺牘薦紳先生及通侯貴戚折節交好扶蓋接軫何其盛也不一二十年而北顧蒼茫神州陸沉矣是豈意計之所及哉初先生在都病瀕死殆弗克濟而先文靖爲之營醫藥視湯飲調護甚至病遂以閒弘光時權奸構黨禍殺戮名賢遂煽蜚語染逮先文靖勢岌岌殆矣親戚交遊畏禍觀望而先生獨策蹇至金陵語所知曰天下事可見矣而尚欲殺大賢以快己私耶先生舊居金陵金陵之名公貴人無非先生友者故其言足重而事亦尋已金陵破先文靖死志已決獨操小舫出閭門就先生鄧尉

山居謀死所周旋日夕慷慨流連惟先生是共則先生與先文靖之所以周旋於死生患難之間者爲何如哉先文靖殉節以死余遂括髮凶命望門投止去吳門蓋遠矣先生獨偵知其處密寓書以唁余余後爲邏者所得自分必死既展轉以歸遂廬先文靖之墓時弔者絕跡而先生獨炙雞絮酒束生芻以來哭極哀復執余手泣泣良久乃已余既不入城府親故斷絕而先生獨同其長君明遠時時顧余於土室中一日促坐飲酒歡甚時余師趙端吾先生復授兒子經亦在坐二老友絮語生平猥及少年之遊燕私瑣屑靡所不及笑語方酣而先生忽顧壁間詩低徊久

之壁間詩雲間汪希伯先生作以哭先文靖者也汪希伯先生昔與先生同遊京師亦以詩名重公卿間先生俯仰今昔感慨興懷乃以箸擊案自爲歌詩而舉酒屬余曰人生聚散寧可計乎人生今日旦夕莫必其命今日之樂誠難得也遂泣下坐者皆泣終不樂罷去自弘光乙酉至今丁酉又十三年先生壽登六十余年且三十六鬚鬢亦半白矣喪亂侵尋老成凋謝先文靖之殉節亦已十三年而余師趙先生及汪先生者又皆死獨先生在耳夫當烈皇全盛之時固不虞有今日而當申酉之際所謂旦夕莫必其命者又豈謂有今日哉今日者先生以周甲稱慶而余

猶存視息操辭以爲先生壽亦非意計之所及也先生神全德劭其壽靡算從此十年一舉觴而余之操詞以進者意必有異於今乎

萬峰剖石老和尚六十壽序

吾聞道德高妙者如高山大川其巖巖峻極固不騫不崩也其汪汪萬頃固澄之不清滄之不濁也其嶷然孤峙固足以填末俗而砥狂瀾也其無爲自化固足以潤衆生而濟羣品也此即儒者之所謂悠久無息而釋氏之所稱萬劫常住者也其人也固將同金石不朽天壤齊壽矣而可以人世之年歲壽命頌之乎雖然天人之際未有不相符者吾故於聖恩大和

尚剖師之壽而有味其言之也吾師之踞法王座而弘法者閱二十年矣宗風愈振大道益弘奔走天下殆無寧晷每一歲中其來往叅印於吾師會下者不下數千人凡得吾師之片言片偈而沛法雨於火宅炳心燈於昏衢者不知其萬億矣則吾師之開甘露門而普濟德遍天下譬如湖海涵養萬物而莫能名其德也象教凌夷世當末法無論蚩蚩氓俗沉淪黑業往而不返即方袍圓頂居然衲子然大都寄跡浮屠匿其瑕玷而天下之所稱善知識者又競蓄異流以爲奇貨無不羅爲法嗣升之座端末流披猖一至於此故佛法至今日而稱極盛正極衰也吾師心獨



憫之門墻高峻鑒別精嚴非其人不傳非其倫不收也其衛道之嚴荷道之重高型峻範金科玉律有非諸方之所可及者禪者又以語言文字相高舉世若狂無所底止苟一影掠機鋒拾人牙慧輒復紙費木災汗牛充棟然究其歸著正如蛙鳴蜩沸靡有窺於半班曾未得其一指師歎曰續佛慧命傳佛心印固自有在安用此喋喋而咕咕夸多鬪靡爲也於是剗其書不傳惟以躬行實履爲諸方表率故屹豎湖濱隱若敵國海內緇素咸望萬峰片地爲濁世之化城而迷塗之覺海奔湊如鶩絡繹如織一見吾師皈禮頂戴畏愛兼抱以爲此古佛再來也如是者二十二

年於茲矣夫此二十二年中天下之禪林法席或毀於兵火或壞於風波或同大慧之嬰難而命如懸絲而吾師法席之盛甲於天下二十二年之久而天下遠近無一間言即極天下抗暴難馴之物不可理蓄者一至吾師之前無不若崩厥角歡喜讚歎而去矣豈非衛道之嚴荷道之重一以躬行實履之所致歟昔人之所爲歎高山仰止者也夫春秋二百四十年之間文武之道幾墜於地故天篤生尼聖以挽維而振起之意者今竺乾之教似盛而衰亦將有墜地之憂故篤生吾師以挽維而振起之乎余於甲申孟陬從先文靖公入萬峰謁師先文靖命余叩首關前執

弟子禮是時始識師今已十四年矣俯仰十四年世  
界陵谷一家苑枯懸隔變遷寧異霄壤而吾師之所  
以勤勤懇懇耳提而面命於枋者固十四年如一日  
也枋固駑下根器淺劣不能有所自得以傳吾師之  
弘期然心竊感師之教誨我無已而十四年如一日  
也丁酉之夏值吾師周甲之慶貧無以爲吾師壽於  
是畫鄧尉十景復爲文以冠之以稍抒積愆焉客曰  
吾聞師之壽也天下宰官長者以及都人士女率傾  
囊倒篋布金輦粟以爲升恒之祝而子獨以區區筆  
墨爲壽既愧頭目之捐施復異寶璽之供養子何爲  
者余曰不然吾師道德高妙正所謂如高山大川者

也固將與鄧尉湖山長存天地之間吾故畫五湖二  
堰之汪洋羣峰列岫之翠峯皆所以舉似吾師而爲  
形容亦以長存於天地間也豈可以尋常布金輦粟  
同日而語乎晉金陵瓦官寺初置朝賢喜施無過十  
萬而顧愷之獨以畫維摩一軀施滿百萬然則安知  
余之所爲區區筆墨者不侈於布金輦粟哉吾師固  
笑而領之也

吳母徐太夫人八十壽序

遐年大耋天之所靳苟一得之爲人倫瑞故無論士  
大夫家以及閭巷氓庶其宗族鄉黨率於其人降誕  
之辰撫其懿美稱觴致辭以頌禱之以娛樂之此亦

古養老之禮也顧人生享上壽于其所閱百年之內  
俯仰身世而無關於國家治亂之數不足觀感世道  
之興衰雖有細善又何述焉雖然人生亦渺焉耳以  
一身之微而必於其所閱百年之內關國家治亂之  
數而又足觀感夫世道之興衰此薦紳先生猶難之  
况閨幃之間乎吾故於幼洪給諫母太夫人八十之  
壽而重有感也太夫人爲名侍御之女嬪於吳爲贈  
公孟登先生之元妃而都諫虛臺公之冢婦也生長  
華胄敦詩說禮積習名教故施於家政動合禮則事  
尊嫜則孝相夫子則順而教子則慈而能嚴訓備三  
遷媿齊七誠積之既厚卒能玉三子於成處爲儒宗

出爲國器此誠青簡之所罕邁而彤管之所未頌者  
矣而所尤難者幼洪給諫既成進士司李三衢而太  
夫人尤兢兢誨諭之不衰故哀矜折獄率多平反三  
衢稱無冤民得之太夫人慈訓爲多甲申之變南都  
新建給諫既拾遺瑣闥而其時權奸柄國大興黨禍  
染逮名賢給諫遂以言事下黃門北寺獄禍且不測  
知者憂懼而太夫人怡然安之顧語左右曰吾之所  
以教子正謂有今日也昔雋不疑爲京兆尹每行縣  
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母即  
喜笑爲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之不  
食不疑以此爲漢名臣又范滂罹黨人之禍既詣獄

其母就與之訣從容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  
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史冊至今猶傳頌  
之自古賢母之所僅有者太夫人既已兼之矣即南  
都再壞遷革喪亂又十六年矣太夫人奉身儉約感  
槩大義不以捧檄之喜望其子不以鼎食之養督於  
家故給諫兄弟亦能以不失身事親十六年如一日  
此又古今賢母之所少也嗟乎太夫人爲侍御之女  
都諫之婦在神宗朝正當國家全盛無論矣即其爲  
雋不疑母平反色喜時猶及見漢廷之治也迨其爲  
滂母而漢祚已移矣至於今所謂絕不言祿與子偕  
隱者其時又何如哉故於太夫人之一身俯仰數十

居易堂集卷之六  
三  
年間而其有關國家治亂之數又足觀感世道之興  
衰有如此者吾故不辭爲質言之以侑給諫兄弟獻  
千齡之觴也

朱師母六十壽序

崇禎丁丑歲先文靖公命枋從先師朱夫子遊時即  
聞師母陶太夫人之賢戊寅而先師攜伯子致一過  
館舍與枋同學先師家固貧而致一衣履鮮潔雖布  
素必整好余於時羨致一之有母而自傷失恃言笑  
之餘未嘗不飲泣也時雖髫年無所知識而已知太  
夫人之賢聲不爽矣己卯春先師以事畱滯於家不  
入郡城枋遂負笈執經以從授館師門先師實飲食



教誨之朝斯夕斯凡一湯飲一匕箸無非太夫人之  
所手調也先生爲一世大儒人倫南國從遊請益者  
踵趾相躡竟同公超之市而產入束脯都不能給太  
夫人以十指佐之宅僅數椽紡績機杼操作無停時  
而室中竟日不聞人聲時余常夜讀書太夫人每令  
致一兄弟伺余饑飽常膳外必益以果餌酒漿以助  
其讀書枋感太夫人之視余如子而益羨致一兄弟  
入受慈母之恩未知何等俯仰感激時時泣下霑襟  
矣而益稔知太夫人之賢也枋受業先師者五年遂  
濫登賢書致一亦蜚聲膠序又三年而遘國變先文  
靖以不辱身殉節止水而先師嬰城固守城破義不

辱亦遂舉身以殉之時爲弘光乙酉枋年二十四致  
一止年十九耳致一固少余五歲猶未弱冠也時鋒  
燹之餘百事崩壞而崑邑受禍尤烈太夫人既遭大  
故失所天而舊業摧毀諸孤林立尚有呱呱懷抱者  
風雨漂搖茹荼集蓼太夫人以一身肩之支吾中外  
經理廢墜毀者完之廢者復之亂者理之主伯亞旅  
田園堂構尋復其故教育致一兄弟以次成立婚嫁  
以時閨庭肅穆而又不廢致一兄弟遊學之資交遊  
會集歲時伏臘致酒擊鮮飲食衎衎一如先師之存  
無改豪髮嗟乎余與致一遘家國之禍同遭君父之  
變同余年既加長於致一而受先人之遺又數倍於

致一也顧十六年來伶仃輾轉遂已無家矣而致一  
兄弟獨如昔者豈非徒以有太夫人在乎余每見致  
一兄弟而自傷鮮民之生不自知其涕之無從也庚  
子春爲太夫人設悅之辰致一兄弟將稱觴爲壽太  
夫人不許致一兄弟固請而太夫人固不肯曰乙酉  
之禍義不圖存若吾在爾父之側亦必從爾父於地  
下矣邂逅苟全固不期有今日也而忍以未亾人爲  
娛耶遂泣下致一兄弟遂割意不敢言舉觴而徐枋  
聞之曰嗟乎吾師母陶太夫人之賢有大過人者三  
是將與金石齊壽矣而吾其能無一言乎變革之際  
喪亂頻仍即鼎食之家以破巢毀室一廢而不復頓

者多矣太夫人以熒熒嫠婦從瘡痍荆棘中收拾餘  
燼不數年而規摹如昔一不可及也一身而任中外  
之責兼教養之勤此在丈夫猶難之而太夫人外則  
桑土綢繆內則乳哺紡績而訓修義方敦詩說禮以  
玉諸子於成二不可及也且古之賢母如截髮丸熊  
亦既輝耀千古矣然大都欲其子延致名譽或掇取  
科第耳而大夫人則不然致一以象勺之歲名播詞  
場咸望一日而致千里乃既遭國變太夫人即令去  
經生之籍謝絕當世隱居以教授故致一年未三十  
即有處士之目學成行立處乎遺民故老之間若魯  
之兩生者於是故家子弟閭里俊秀仰象賢爭先師

之一如昔日之師先師也然則太夫人之感概大義  
自致不朽者又豈往昔賢母之所能望哉此三不可  
及也今以周甲之慶誼當舉觴而太夫人以大義却  
之確不可奪非大過人者能如是乎枋既始終慨羨  
致一兄弟而令能真知太夫人之賢故略言太夫人  
之與金石齊壽者如此太夫人雖不受觴能無受枋  
一言之頌乎

居易堂集卷之六終



居易堂集卷之七

序

布衣張蒼眉六十壽序

東漢之季人矜節概一時名士標榜風裁天下後世  
仰首而望渺如松喬之在霄漢而非復塵世賢豪之  
所可企及然張邈度尚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  
王章之徒其行事不少槩見而惟能以財救人亦遂  
與竇武陳蕃李膺郭泰君顧俊及齊其譽望比之八  
元八凱噫緩急人所時有而捐其資儲急人之急固  
人之所難能哉吾老友張君蒼眉亂後不居城市屏  
處田野余隱居金墅時衡宇相望十餘年而未嘗相

聞也適余邁至阨而張君始偕余舅氏來見爲我經  
劃其事事獲已而余時積官逋數年凡數十餘金而  
余家止四壁薇蕨不供朝夕仰屋無所出勢岌岌殆  
幾不能自免張君爲傾其資一日而盡償之無豪釐  
罣誤始得并其田盡去之十年以來天下嗷嗷以租  
賦爲禍而余獨得超然事外悠然適吾避世之志者  
君之力也後余篤病瀕死沉綿者九閱月則君爲我  
料理醫藥外侮沓來則君爲我排解憂患傾囊竭力  
嘗典質爲之而無倦色而又絕不欲人知噫所謂以  
財救人者非耶即儕之以東漢之名士似可無忝若  
生當標榜風節之時亦將與君顧俊及齊名矣而吾



又有進者語云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吾又聞之  
芝焚則蕙歎昔張邈度尚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  
嚮王章列身朝著憫同類之塗炭而輸財以紓其禍  
此如被髮纓冠而救同室之鬪固情之所必及而一  
時翕附清流死且不恨則捐利以徇名亦未可知也  
若張君與余非髻鬣之交聲氣之雅謀面未幾傾心  
一時而君又蕭然布衣終老田間無清華聲勢之可  
希而其所周急者又避世之子樵牧爲伍無獎成推  
輓之望則其輸之不貲而行之無倦其高風不更不  
可幾耶余故於君六十誕辰而特一言以爲壽焉君  
身長八尺修髯垂眉山澤之癯骨立如鶴而神觀清

明志氣收攝故年六十而能勝任勞苦吾聞養生家  
言神內斂者多壽君殆其人乎今爲稱六十觴而且  
知其必登大耋則其急人之急以施義於不聞不見  
者又可量哉

靈巖老和尚六十壽序

夫登崑崙而後能知其爲高涉滄海而後能知其爲  
大然所謂登者亦躋其樊涉者亦涉其流而已矣夫  
爲天地之齊而日月所相隱避爲光明者此崑崙之  
所以爲高也萬壑之所委輸而浮沉天地沐日浴月  
者此大海之所以爲大也舉世而盡登焉涉焉而知  
之其高與大自若也舉世而無一人登焉涉焉而無

一人能知之而其高與大亦自若也當世之未登而未涉也或以爲崑崙不如培塿之適於遊者有矣或以爲大海不如溝瀆之潤於物者有矣及睹峻極之無窮駭驚瀾之際天而後仰止而思望洋而歎也於崑崙之高大海之大又何所損益哉大人之負道而立於世也其亦然矣老子孔子之所師也而桓譚以爲楊雄過之易象聖人之大經也而侯芭以爲太玄勝之夫亦未躋其樊而未涉其流也乎于易于老子乎何有古人且然况於今日善矣莊生之言也鵬之徙於南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而鸞鳩則笑之以爲不如榆枋之適斥鷃則

笑之以爲不如蓬藿之安也余不敏而獲侍吾師靈巖老和尚者十有七年矣俯仰十七年中法門之多難世網之高張人事之日窮天心之未悔於吾師一身之所遭逢而一切可駭可愕可歎可涕已不啻吹波而煽燄矣又豈止鳩鷄之笑於大鵬而以崑崙滄海爲不如培塿溝瀆哉吾師或談笑而麾之或不見不聞而置之弘法嬰難命如懸絲荷擔大道者固然而吾師今日所爲固極難耳不爲毘邪之杜口則衆伎不息不爲子輿之好辯則大道不明不爲狂瀾之一砥則滔滔者不可知不爲衆星之一月則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且異乎吾者之爲異其異小同乎吾者

之爲異其異大以事爲滄訾其害淺以道爲謠詆其  
害深而吾師皆任之而皆受之矣故曰吾師今日所  
爲極難也吾聞之顏子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  
能容不容然後見君子然乎否耶漢孫寶曰道不可  
詘身詘何傷彼縱能詘吾身而不能詘吾之道縱能  
阨吾遇而不能阨吾之道故身詘而道益信遇阨而  
道益尊阨於一時而益尊於萬世詘於凡俗而益信  
於聖賢其道之高且大爲何如哉斯人也與道俱存  
則與道無極將老彭不足以比壽大椿不足以比年  
矣甲辰春二月八日爲吾師六十壽誕之辰名公鉅  
卿操辭稱祝歡喜讚歎而余獨質言其詘者阨者以

爲吾師壽自以爲知吾師獨深也知吾師獨深而亦  
仰止而思望洋而歎耳亦何能有涓埃之益于高且  
大哉崑崙也大海也有能益之者乎能益之則能損  
之矣何以爲崑崙大海也哉

五牧劬圓和尚六十壽序

名良琚靈巖嗣

昌黎韓愈氏送浮屠文暢序曰縉紳先生與之遊者  
當告以五帝三王之道父子君臣之義後世學者或  
覽而笑其迂焉及讀佛說大報恩經右肩負父左肩  
負母以及明教嵩禪師原教篇及孝論中之所以言  
孝者肫肫懇懇三致意焉雖吾儒之書或未能過然  
後知昌黎之言爲非迂也嗟乎人生而立于天倫民

彙之中又何自而出其外耶故雖法教有殊門庭迥異而至於大綱大倫合之者尊爲上士倍之者斥爲非類則一也大慧流連君國蔚然與忠義士大夫等睦州陳尊宿織蒲鞋養母標榜叢林惠勤與歐陽文忠公文無間生死子瞻亟稱之凡此者輝映簡牒至今以爲美談豈非以其遊方之外而篤本敦倫爲不可及乎五牧和尚劬圓禪師則有然矣鄧尉靈巖爲吳中兩大名山一爲萬峰祖席一爲智積道場自剖翁繼翁兩堂頭承三峰老人之後分主兩山東西雄峙刹竿相望緇素奔趨樓閣湧現一時法席之盛甲天下而皆劬師贊輔而興起之故論者謂劬師之於

兩山猶慈明之有楊岐宏智之有石窓也既而嗣法靈巖出世五牧師於佛法可謂體用雙圓理事無礙者矣而師每篤一本之思念固極之德常返其故鄉徘徊廬墓封殖松楸至發爲詩歌積成卷軸至性所感讀者流涕而其與余交也二十餘年有如一日不以盛衰易節不以得失改念不以疎數異心余既流離播遷師每知余之所在必策杖過從而周旋急難者屢矣而又絕不欲人知無矜喜自德之色每相見落落穆穆數言問訊無一支辭或假寐移時或終日默坐而去蓋二十餘年如一日也所謂久要不忘者其殆是乎噫其孝於親者如此其交於友者如此求



之古德又何愧焉而觀其不集苑而集枯耿然有槩於中則其於時又可知矣至其荷兩山之鉅任莊嚴締構信施資鏹動以千萬計謝事之後已逾十年而無一茆蓋頭無一錐卓地獨行獨止寄跡蕭然其高風不更可想見耶丙午之歲秋七月爲師六十壽余既與師交二十餘年天下之知師無過於余者故不贅言其勲德之冠於兩山而舉報恩明教之言及睦州惠勤之事以壽之以見吾師之所行默契如來之妙諦仰符往哲之風規裒然足爲後世之楷式而且知師之壽當與其名德同爲不朽而非世相之所可限量也師覽余言亦當首肯而破顏乎

高母馬太夫人七十壽序

天之壽人以年人之自壽以德至人子之壽其親則  
更無已也立身揚名自致千載所以壽其親也託不  
朽之盛事以永其聲施所以壽其親也爲盛德之形  
容以被之金石所以壽其親也合天之所以壽之及  
人之所以自壽及子之所以壽其親者以爲壽則大  
年將與天壤敝矣否則彭篋猶旦暮耳惡足以言壽  
哉雖然世之必備此三者而言壽蓋百不得一二也  
而吾於戊申元旦高子旦中爲壽母馬太夫人稱七  
十觴而吾歎其三者之克兼而爲人世之希邁也太  
夫人籍榮盛富貴於太平之時以婦道著中外斯固

無難者獨是家國變遷禍患頻仍垂二十餘年其間  
風波稽天荼苦萬狀而太夫人巍然不爲動卒有以  
全其天而葆其真以故能躋上壽而視聽精明檢禦  
整肅一如家有嚴君此天之所以壽之及太夫人之  
所以自壽者固已竝臻極致矣旦中嘗語余曰世變  
之後吾年方踰弱冠將出試有司或言不出將及禍  
時立志未定意搖搖而太夫人固不許以故得堅吾  
志而卒成偕隱之節而今者太夫人年七十日操作  
不宥休篝燈縫紉夜分乃息諸孫蘄蘄其中領衣被  
皆仰於太夫人吾嘗侍膝前從容勸止而太夫人笑  
曰吾固安之不足言勞也嗟乎人生好逸固然而况

於七十老人乎意者太夫人之俯仰身世有概於中而自託於此耶其意蓋深遠非人之所得而知也且中早負君顧俊及之望爲海內之所推許所謂立身揚名以壽其親者既已無愧而於太夫人之六十則徵黃子太冲之文於七十則必徵余一言焉嗟乎當世豈無文章之家足以稱道盛事者且中顧不取而必乞言於窮愁寂寞違世子立之人以爲當意者亦必仰窺太夫人之意或淺有取於此乎此亦非人之所得而知也吾故於太夫人稱七十觴而歎太夫人之所以爲壽及且中之所以爲親壽者固三者之克兼也

張徵君德仲先生七十壽序

吳中多君子稱人倫淵藪吾於烈皇之季而得達者一人焉迨夏喪亂天下同流士氣銷萎而吾於國破之後得隱者一人焉談獎人倫流連今昔固不能不致慨於當多才之時而僅以一人見而於今日者猶有一人能卓然以隱自存也崇禎時天下既多故矣軍輸租調獨仰於東南而吾吳復爲東南最箕歛既煩民力卒殫而凶荒疾癘又復繼之吳民亦幾囂然不靖矣時先文靖公既已在朝而吳中一時長吏以及鄉士大夫鮮有能拯而弭之者乃有身爲諸生無事權之任無議論之責奮不顧身出而肩之盡瘁竭

誠出奇運策常平貯粟以禦凶年設局煮糜以療饑者收恤孤孩掩埋胔骼治橋梁講水利興墜起廢寓賑卹於工役之中卒使囂者以靖饑者以飽亂者以理廢者以舉而民不知有凶歲矣夫身爲諸生而撫軍重臣折節請事監司郡邑期會恐後凡錢穀盈縮利害廢興一言出則無論當事薦紳僚友鄉曲閭巷遵行敬信速于置郵行之上而上孚施之下而下効非聖人之所謂達者歟於是撫臣重其才薦之天子拜職闕下行有日矣而南都遂破夫以其人之才負天下已任之志而驟受世變吾恐其將欲售未盡之奇不難褰裳而濡足者顧一旦慨然卷懷遯世長往

山林嗟乎今天下之亂亦已二十年矣當世之初亂也時之所謂一切處士未嘗不引身自閔遯水逃山然不數年而處者盡出矣而欲其固窮樂道絕塵不返歷二十年而無變者又豈可得哉今者築室於荒江野岸之旁一與農民田畷爲伍抱甕而汲披裘而釣躬畊自資逝將終身而農桑之餘則發故篋陳遺經教子課孫聲出金石每歲時伏臘置酒燕衍家人父子絮言先朝故事先民典型往往泣下欷歔而一室之外罕接其跡人或遇之蕭然布衣不能必辨其非道人衲子老農老圃也者非聖人之所謂隱者歟夫人而憔悴畎畝之中終老巖穴其人或無所可用

樗散不才自甘廢棄然一當窮愁困阨交迫於前未  
有不佞僚無聊壹鬱而誰語者今乃以有爲之才不  
難棄其所長束身而處此怡怡俞俞二十年如一日  
嗟乎難哉吾於是而重有感也昔人之以不能自棄  
其才而終於自累者彼張賓王猛無論矣以姚樞許  
衡之賢講洙泗之絕學繼濂洛之正傳道尊學立爲  
世儒宗苟以道自重友教天下則其化行後學又豈  
以一官重哉顧不自愛出而仕元卒不能不爲賢者  
千古之累其以視懷寶而遯世者其明決又何如也  
夫懷用世之心者無避世之操而負絕俗之志者不  
能有經時之略者也而顧兼有之庶幾無入不自得



者乎老子曰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聖人之  
所謂達者隱者至其人而始兩無愧矣其人者即吳  
中人士五十年來所稱道弗絕之張德仲先生也先  
生與先文靖公爲中表兄弟而年齒固長於先文靖  
今癸卯歲冬爲七十壽余故徵辭以壽先生而爲言  
其能遠能隱大節如此至其少時克盡孝於先公而  
長則周旋周忠介公於難以氣節顯則又吳中人士  
所人人能道者也

鄭老師桐菴先生七十壽序

名敷教字士敬

吾觀古者一人大儒生當革運之會而處亂世也其  
植大節甚峻而其處跡甚晦其持氣甚平何也蓋非

植節之峻不足以任綱常之重而爲萬世之楷模非  
跡之晦而氣之平則無以克全於亂世而使身名之  
俱泰雖然彼大儒者又豈爲一身之存亾計哉聖人  
之道載于六經儒者明經以荷道故吾身存有與俱  
存吾身亾有與俱亾者矣苟蹈小節而輕吾身是使  
經不傳而道不明也經不傳道不明是使斯人之不  
得與於綱常倫序之中也是使萬物之不得遂其生  
而盡其性也是使天地之失其位而日月之失其明  
也噫儒者之身不綦重哉故必晦吾跡以存吾身而  
存之愈久則垂之愈長積之愈厚則施之愈遠故不  
特儒者誠重其身而天亦必陰隲而厚相之不特使

之身名竝全而往往必躋上壽維天降衷其理然也  
伏生不絀於嬴秦之暴申公發憤於胥靡之禍而或  
壁藏遺經流亾轉匿或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戶其  
後當不世之主啟右文之治卒以其書立教於天下  
而應安車蒲輪之名而伏生年九十餘申公亦年八  
十餘矣新莽之亂舉世風靡世胄宗臣翊戴恐後而  
大儒劉昆洼丹之徒抱圖書匿林藪至九死而無悔  
而彈琴雅歌陳設俎豆從容教授以俟時之清卒之  
復睹休明而著績于建武中元之間以其時考之亦  
復俱登耄耄噫此不其彰彰較著者哉以觀於吾師  
鄭先生今日之所處何其有合於古人也吾師晰六

經之微言以荷聖人之大道爲當世之人師經師尚矣生徒之盛近世無比而當其遭世之變也年甫五十耳陽爲廢疾自處詿誤以避干旌之求物色之及其植節爲何如者而潛隱園巷剝跡銷光和平愉怡見者自化俯仰二十餘年間爲世人之所猜異已之所感而卒坦然無傷以至於今七十也噫不亦難乎乙巳之歲夏四月爲吾師七十降誕之辰吾故暢言之以爲吾師壽且以見吾師之所以壽其身及天之所以壽其人者所以明聖人之經於無窮扶聖人之道於不墜也而其年爲可計哉則自今七十以至申公之八十以至伏生之九十以至期頤以庶幾昆與丹

者吾無不於今乎見之而於今乎祝之矣

李侍御灌谿先生七十壽序

名模字子木

大人先生之立於世也天必錫之純嘏克躋上壽使其年齒益高名德益尊令聞廣譽駿業鴻猷足以維繫於天下興起於後世者天非獨以壽其人也蓋大要有二焉任重將相坐致太平而年登期頤聲被海裔此天之壽其人所以壽國也遺臣逸老身肩風教而齒德達尊巋然碩果此天之壽其人所以壽綱常也二者天畀維均而綱常之壽尤未易言矣夫其人而既適逢景運千載一時明良有都俞之懽家國共太平之福優老尊賢飲食几杖固足以縻天爵而開

壽域故明盛之朝必有元老乞言殊禮史不輟書如  
文潞公杜祁公諸賢照耀史牒不少概見若契濶艱  
難迺遭變革卓然孤立峻節不廻以故國之一身繫  
民彙於未墜而遐齡大耄景耀寰區式聞其風頑廉  
懦立則上下千古不數人焉噫壽國者綿一代之宗  
社壽綱常者奠千古之民彙其所處萬難既已不齊  
故其人之罕見亦極於此也嗟乎如有其人不如千  
尺喬松卓立霄漢霜雪不足以摧之風霆不足以撼  
之乎繇今觀之李侍御灌谿先生殆其人乎當世之  
變也先生年未五十方當服政之時即堅避世之操  
潛隱園巷閉門却掃蔬食布衣蕭然絕塵太翁憲副

如穀先生在堂先生隱不違親志養兼備憲副壽八十先生亦年六十而週旋佑佐愉愉翼翼有嬰兒之色不啻五十而慕於是一時人稱先生於國於家兩無遺憾而今先生壽亦七十矣滄桑陵谷二十餘年故國山河新亭風景愴懷於俯仰感悼於今昔者何限而先生自國變後服御起處盡從貶損出不乘車暑不張蓋自同寒士幾於齊民其儉素澹泊又如如是而視聽不衰行履益強杯酒言論可以徹永夜以吾所見壽七十而康強純固聰明如先生者固未之有也噫天之所以壽先生豈獨以此爲先生壽哉昔李景讓始爲左丞蔣伸坐宴所酌酒語客曰有能孝於

家忠於國者飲此客肅然景讓起卒爵伸曰無宜於  
公今當先生之誕辰吾亦申此二語以舉觴於先生  
以爲先生壽知先生之笑而受之而當世亦以我屬  
辭之有當也至先生之齒益高而身益壯吾不知其  
壽之所屆吾固知天之所以壽先生矣

潘母吳太君五十壽序

門人潘耒時避難變姓名吳琦奉母居山中

天之厚庸人也嘗富貴福澤安恬佚樂以泰之而天  
之厚偉人也必窮悴困阨艱難險阻以成之天之成  
畸人也嘗阨一遇窮一事以彰之而天之成完人也  
必萃諸艱歷萬難以固之雖然人生百年奄忽俯仰  
而獨得以完人稱者其遭遇之奇爲有天意然苟非



嚴氣正性奇節至行獨能受造物之裁成則無以臻此也猶霜雪然穠華艷蕊望而萎落而受之而彌堅經之而彌茂者獨松柏耳苟窮悴困阨艱難險阻而處非其人不變爲蟲沙則腐同草木矣安在其能卓然成立於是耶余門人未嘗述其母吳太君之遭遇之行概而余慨然歎其爲不可及也太君幼有異秉讀書知大義事父母至孝身授其幼弟書以處姊而肩父師之任其不凡如是及媿於夫子爲繼配而前女婦年幾與母姑埒閨庭之內調劑爲難太君一以恩禮處之久之而慈孝交稱中外相慶而旋賦栢舟矣是時太君方盛年而未生方六歲家日益落落孤笑

荼苦而太君教耒以讀書厲行十二年如一日耒方  
向成立而又遘長子某之禍太君以一嫠婦流離顛  
沛以幸全於萬死而一息暫寧則仍課其子讀書雖  
極慘悴惶急中而神氣鎮靜無間平時兩年來避居  
西山與余山居相望余故益稔知太君之賢間亦徵  
之戚友無間言而益信耒之所述爲誠然也太君  
之爲女則孝爲兄弟則友爲婦則順而有禮爲母姑  
則慈而能嚴而又歷萬難出萬死而卒能卓然有以  
成立非所謂完人者耶此丈夫猶難之况女子乎吾  
於是歎天之所以成太君者獨厚而太君亦獨能不  
負天之所以成之也今耒年甫弱冠而負奇才且天

性孝謹吾固以大器期之耒其益早夜尅厲亦期爲天下之完人以無愧賢母之子哉庶幾千百世而下知耒而益知太君也

嘉禾處士徐九巖五十壽序

名維字四

自古風俗之運會嘗有以一人一事爲遷革而衰遲以之興起者然其人非有獨行君子之風其行完其氣厚其志百折而不迴未易以語此也其人苟達而在上則化速而行遠即窮而在下而其芳規懿躅偉節烈行蘊積於一身以表率夫族黨以漸涵夫閭里其氣鬱而未宣故其流亦積而難散將使薄者以惇懦者以立豈偶然哉當夫子之時而即致懷於狂狷

夫亦以獨行之有以感人也今天下之風氣爲何如乎而友道之不講也甚矣平居相慕悅則不難傾肺肝指天日而利害錙銖則瞋目語難故面相諛而背相非朝管鮑而暮秦越不可勝數也嗟乎自朋友之倫廢而天下無完人何也朋友者所以輔翼其人以成其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者也若吾徐子九巖之於友道爲何如哉徐子性耿介不可一世嘗面折朋友之過獨行其所是其砥志厲行角立傑出非復當世賢豪所可幾及即求之古人若東漢名士獨行黨錮諸賢亦未易一二數也當佩遠之嬰世網也事岌岌殆不啻稽天之波崩天之敵聞者骨駭魂悸掃

跡匿影而徐子獨以一身周旋其間佩遠既遠去獨遺諸子覆巢取卵禍且不測徐子獨奔走捍禦以完其家室攜持竄匿以全其身體經營補苴以軫其寒饑而且講說誦讀以無廢其學業俯仰十餘年波染瀕死者數矣而徐子不悔也卒之佩遠之外患既弭而佩遠之諸子亦皆成立而徐子不自德焉噫以徐子之一節求之東漢名士如獨行黨錮諸賢不特不愧之而已昔匡衡貢禹傳相汲引陳重雷義交讓辟舉而友道之盛史冊以爲美談至有冠綬之謠膠漆之喻若徐子今日之所處則又何如也吾聞管寧所居屯落而男女讓汲王烈隱於閭井而盜賊改行無

他獨行之感人者淺而俗爲之革也以徐子今日之所處不足使寰寓淪胥江河日下者一旦而返忠信之風哉徐子於今年五十矣吾又聞之物性之貞者必壽松栢之異於蒲柳也物質之堅而純者必壽金石之固於草木也不以寒燠易節不以夷險改行不以休戚動心是直以金石之質而兼松栢之性也其爲壽又可計乎積之於身而需之以年吾且觀其獨行之化於一鄉以徐被於四遠而革薄俗爲醇風也

楊處士明遠六十壽序

昔歲在丁酉楊曰補先生六十初度余以文爲壽叙述往昔感慨係之荏苒流光不覺又二十年而吾明

遠亦稱六十矣髫年締交俄復衰老中更多故俯仰  
興懷其爲感慨又何如也雖然人生亦何庸以盛衰  
今昔低徊而慨於中耶少壯之時有所當爲遲暮之  
秋有所當務苟不能隨時自勉底於大成而徒規規  
然感往昔之不再悼壯盛之難追亦愚矣獨不見造  
物之歲功乎春則滋生萌長夏則發榮華盛秋則肅  
殺而收斂冬則堅凝而固結四時代謝各有其職秋  
何嘗艷春之功冬又豈追夏之令也不特此也夫惟  
氣肅而功斂萬物得遂於成然後冰霜以堅凝之雪  
霰以固結之而萬物之成者得以久則是造化成物  
之功得於秋冬者不啻過半而獨於秋則又上成春

夏之所生以下任冬之所以摧抑者也人生亦猶是也人生五十始衰固秋之爲用矣迨乎六十則暮秋矣回思少壯之時志鄰於夸則斂之氣浮於實則斂之言隱榮華則斂之辭鮮體要則斂之收其外榮實其內美刊其枝葉固其本根有以立於前而預以攝其後而人得以大成矣不然壁立之節而必入於靡蓋世之氣而必歸於餒雕龍之麗藻而才必盡倒峽之詞華而流必竭少壯所立非顛則腐又何以施攝于耄耄之年期頤之際也夫秋氣之肅而斂者未盡則冬之功不施人不於向衰之年而確然益堅其所履則後必頽墮而不可收拾是即謂造物成一歲之



功者獨在於秋可也即謂人生百年之成立獨係於五六十歲時亦可也惟吾與明遠交勉之而已故於明遠週甲之辰而質言以進之

法林菴凌雪禪師四十壽序

像教之衰人罕真實方袍圓頂役役塵坩居名位者多而堅道行者鮮苟有一人焉篤志精心潛修密行世之所驚者吾去之人之所違者吾持之阻之以艱大而不可磨之以歲月而無毀自少而壯而強三十年如一日苟與之以時克其所詣則又何難迴狂瀾於斯世而起末法之頽風乎吾今於法林菴凌雪禪師見之而吾所期於雪公者爲未可以限量也余之

交雪公已二十年初雪公年止二十見其卓然自立  
有非同於今人者問之老宿則曰當其驅烏舞象之  
歲便有赤髭白足之風吾心異之二十年來見雪公  
之孝敬其師長傾心竭力有孝子順孫之所少者至  
其肩任院事又獨賢勞百務交萃盡瘁無辭雪咽風  
饕山行水宿足趼不止衣焦不申作於衆先息於衆  
後力輸於已食減於人於是合院同衣以及遠近檀  
信翕然稱之雪公之律身如是固非今人之所及矣  
獨是天故阨之辭事則年豐受事則歲歉法林故在  
田野間栽田博飯爲本分事而兩年適丁大荒薪粒  
俱絕不特無以供衆更無以解催科之擾雪公支吾

補苴焦勞病瘁歷萬難備諸苦而又恐饑來傷人事  
不可知于極窘阨中竭力以襄其師長藏骨大事所  
費不少獨力肩之此益非恆人之所能也孟夫子云  
天將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以至空乏拂  
亂昌黎氏云有墨名而儒行者可以與之遊吾見雪  
公之事師長則孝與人交則信臨財廉而處事義以  
爲有儒者所難故援昌黎之說以進之而又見其勞  
苦空乏拂亂實有人世之所弗能堪者故又援孟夫  
子之說以期之以爲可以挽像教之衰也今當其四  
十初度即書此以爲祝

從嫂蔡太君七十壽序

人生當門祚鼎盛家聲赫奕之時而能泊然自處約身如寒素者其人必得之於內助居多子弟當伶仃孤露式微瀕絕之餘而能孑然獨立當艱大而靡沮捍豪強而不回其人必得之母教爲優吾嘗俯仰於吾先從兄忱季先生及吾孤姪熠字羽明之今昔而感歎於吾從嫂蔡太君之賢之不可及也先學士鼎盛時海內景從惟恐或後兄以猶子之戚爲邑諸生顧嘗讀書山寺去家幾十里蕭然負笈矻矻窮年他子姓未有也爲人惇重寡言尚信義先學士獨重之先學士置義田贍族事頗繁鉅獨以屬之兄兄出則經月課讀僧寮入則一身綜理義澤而悠然無內顧

之憂獨賴太君之克勤克儉曲盡婦道以有此也世  
變滄桑先學士既殉節兄亦謝却諸生不預試事移  
家入山不幸其年僅踰強仕而遽捐館舍有五子四  
女尚有未離乳哺者家業總禱而太君一身肩之艱  
辛拮据未易名狀諸子又後先凋落今獨熠在耳熠  
故叔子兄棄諸孤時僅年十二歲及稍成立而家事  
益落幾無以自存而熠竭蹶支吾不少摧挫經營大  
事次第告成葬其祖葬其父卜壤定兆誅茅告窆諮  
之形家謀之著龜告之鄉黨宗族窀穸盡禮必信必  
誠又能罄其綿力以葬兩兄葬二嫂以及其前配七  
喪皆舉盡克入土以安體魄以故鄉黨宗族及一時

賢者翕然稱之又以次嫁諸姊妹無非熠一人之所營也而熠復爲里人所訐鼠牙雀角外侮頻仍而更有誣及墳墓欲得而甘心者而熠不惜破家寧碎首而必使松楸無恙於是人稱爲卓然有志男子此皆太君平時以吾家世之先烈及以其父之遺風餘教勗勵是子俾無隕越得以有此也今太君年躋七十矣康強安豫神明不衰而熠於破家之後必竭力以爲母壽徵求名公鉅人之文及書畫爛如天章雲錦製爲屏障以侑一觴熠可謂知所重矣吾因慨然稱太君之德而又歎於無可稱述也太君生平無喜愠之色無銖縷之積言不出諸口循循安處若無一事

故當吾兄時太君之所以助其夫子者如此然不有健婦之名今訓率其子遺大投艱以克有成者如此而不有賢母之名所謂無非無儀者非耶所謂克盡三從之道者非耶而又夏盛衰閱歡憾數十年如一日先師曰得見有恒者斯可矣若太君者可謂有恒矣太君而備此德宜其臻上壽而集後福於無涯也敬泚筆佐觴以爲祝

玄墓知浴禪師募齋序

吾聞人之用火猶龍之用水故一燈之微可以燔阿房而燎原之勢可使歸無燄若於水則不然溢於盂者不能使溢於盤而一鍾者不可爲一石也雖然此

凡夫之見也若以過量人言之則又殊矣昔後漢樊英嘗含水西向而喫遂滅成都市火佛圖澄以盈鉢之水呪願而生青蓮花其用水也爲何如哉萬物得水則潤不得水則枯得水則潔不得水則汙故自古大善知識所謂霏法雨之澤而開甘露之門者皆言水也是將使一滴可潤九里而蹄涔亦爲江河也况使百千大衆日沐浴其芳澤而光明其心體者乎玄墓知浴師之舍家入道也弘大誓願願百千大衆澡身浴德日新又新洗雪六塵滌除八垢使湛然明淨還厥本來是將用水以建大光明幢者於是自任爲知浴竭其資力徧募善信以供厥事行之數年無間



寒暑凡過玄墓者一歲中往來不下數千人無不如  
甘露入頂慧水灌心頓入清淨三昧吾故曰師固神  
於用水者其功德不特蘭湯沐芳銘盤自警比也即  
七寶池香水海無以過之矣去年以行願既滿將辭  
事而和尚以大衆中無能弘是願而辦是事者遂復  
領之今再任之始將設伊蒲以普供大衆凡四方善  
信聞吾是言知師之功德無量當無不歡喜讚歎破  
慳囊以轉食輪也師於此行之無倦所謂隨波逐浪  
截斷衆流者又將於其用水處而得玄要之大機大  
用矣是時也余又安能下一語哉

法林菴募造大悲香像序

昔釋迦如來升忉利天爲母說法優填王思慕於佛  
乃以牛頭旃檀刻佛瑞相此西域爲佛像之始也漢  
明帝遣使求寫佛經於大月支得四十二章以歸藏  
之蘭臺石室因作佛像於南宮清涼臺此中國爲佛  
像之始也後魏太武帝廢絕佛法文成嗣位復興起  
之詔有司爲石像令如帝身像既成顏上足下有黑  
石冥同帝體上下黑子此佛像之著靈於中夏者也  
厥後像教繁熾瀰衍寰陬靈威益昌聿彰正覺或神  
光煜如或華趺自合或石相乘流或從地湧出種種  
神奇不可思議而塵塵剎剎遂等河沙矣何其盛也  
而邨墟聚落之間籬壁木石之隙荒陬廢井之處寒

蕪冷炊之區苟有人跡無不供養者則觀世音也甚  
者兒童嬉戲或搏沙泥或聚瓦礫以爲塔廟而供養  
者必觀世音也或指爪之所刻劃或圻塲之所塗染  
以爲形容而供養者必觀世音也娑婆世界於普門  
大士猶如寒之不能去衣饑之不能去食根於人心  
體物不遺於諸佛尤不啻千萬何哉蓋普門大士隨  
衆生願力現身說法功德神通能施無畏而釋迦如  
來又爲宣揚讚歎形容畢殫故衆生信根千萬於諸  
佛無疑也法林菴既構大悲懺壇今將廣募善信爲  
大悲香像而乞余序其事夫大士法身徧滿虛空一  
一微塵皆具相好又何俟剞旃檀之木泥紫磨之金

而後以爲三十二相之在是乎且自通都大邑名山  
巨浸以至所謂村墟聚落籬壁木石荒廝廢井寒蕪  
冷炊無不供養而又何在法林之沾沾爲是像也曰  
弗也人心既一思慕翹勤則如聞其聲如見其容不  
能斯須之去於心而違於目非人力之所能爲則已  
苟有力之可就則又何爲不朝斯夕斯而瞻之仰之  
乎優填與佛同時尚殷思慕而爲之像漢明未聞佛  
法一感於夢即造像恐後而况今茲去佛既遠而信  
佛已濶之時乎吾願法林凌雪開士亦如目犍連以  
神力攝匠往極樂國土諦觀大士像即成寶相也至  
於善信檀施以莊嚴供養觀世音而獲功德福報則

佛說具在余又何贅辭焉

僧性行募建佛殿序

竺乾氏之教以能舍爲義當其入道時先舍其國王  
之榮以至種種眷屬以至一身之頭目髓腦無不可  
捐棄等之敝屣獨奈何今之奉其教者必京京焉叢  
席之是問而塔廟之是營哉無乃畔竺乾之旨乎叢  
席塔廟固亦其棄捐之餘也僧性行曰不然凡今之  
營塔廟者實善行佛教而深契乎佛心者也何也佛  
以行道爲急而今當像教之季沉淪黑業不有所瞻  
仰而觀感焉人心固未能興起而奮發也乃立叢席  
構塔廟聚徒衆以居之朝斯夕斯考鐘伐鼓以造就

而磨厲之求其所謂宗者所謂淨業者而後當世之龍象出焉則佛之道行矣苟不有塔廟聚徒衆以朝斯夕斯則西方聖人之道幾息又何法以獨得其慧命而續之乎夫蛟龍必居湖海而後能行雲雨以利天下神仙必居樓觀而後能吐納以修其真塔廟者亦吾衲子之湖海樓觀也尼聖不云乎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而何獨致疑於釋氏之塔廟爲衲子之營塔廟也實以行道也衆聞之曰善性行將鼎新其佛宇因書其言以爲序

白龍寺募鑿池救田序

江南之田以水爲命得水則甌窶污邪悉爲膏腴不

得水則盡石田矣此其大概也而山田尤甚西白龍  
祠居秦餘杭山麓而其田傍祠亦山麓也地皆高仰  
不能蓄水而去通渠遠甚抱甕翻車無所施力夏五  
六月時雨不至則立視其苗之槁矣昔萬緣老師悲  
願弘深憫山農勤苦瘠田爲累以爲祠中仰徒衆乞  
信施猶易爲力於是慨然捐資盡得之而年來旱暵  
爲虐山田荒蕪粒食維艱征輸莫貸雖山農陰食其  
福而祠中常住則較難矣况今繼萬公者爲月坡開  
士不特能守其傳更且克大厥緒徒衆繁衍檀信絡  
繹固十倍於萬公時皆仰食於茲故其難益倍也癸  
卯秋謀鑿池田中變瘠土爲沃壤而檀信亦有願襄

其事者故乞序於余以布告同人吾願同人隨其機緣各展神力使一泓湛然浸潤山麓則寧獨常住百世之利哉凡分鉢中之一粒霑香積之一炊者亦皆食德於無窮矣昔襄國城濠枯竭佛圖澄敕龍取水咒願三日而隍塹皆滿耿恭軍至疏勒無水濟衆乃仰首籲天掘地而水隨錘至世出世間心之既堅事無不辦當今東南民力殫矣頭會箕歛敲骨吸髓而乃欲出其餘資以成招提勝事豈易言之然以月師之願力檀信之精誠吾知其當如敕龍籲天無不立應也此池成而渴者得潤槁者得蘇垢者得淨瘠者得腴饑者得飽不意即吾土而睹八功德水也諸檀



信其亟成之

法林禪士募衣鉢序

佛法以戒爲根本然第一戒心第二戒體第三戒則器與衣也戒心者何澄明湛寂有如空鏡有如止水不受一物不起微波戒體者何攝持擁護精嚴微密如禦敵而嬰孤壘如療病而捍諸邪表裏兼持循行既熟雙泯獨照從欲不踰則雖無器與衣又何患焉雖然道固有以器存法亦有以形制如朝廟之有黻冕喪戚之有衰經肅雖哀摧不系乎是而實系乎是也孰謂戒心戒體者之無資於器與衣乎故學佛受戒者必須著衣持鉢也凌雪上士童年學道辦精進

心擇於今冬受具足戒將乞靈於諸善信集衣鉢之  
資余故爲表而出之

法林菴募製莊嚴序

俯仰數十年間天下亦多故矣蠶起鼎沸迄無寧宇  
而三吳獨蒙其庥焉田園廬舍晏如也親戚骨肉粲  
如也蒿目方州之內或鋒燹充斥而糜爲膏血或戎  
馬蹂躪而變爲蟲沙或稽天巨浸而胥爲魚鱉或赤  
地無餘而蕩爲煙塵而三吳之所以獨不然者豈無  
有陰隲而默相之者歟蓋繇善信宿根獨鍾於三吳  
三吳之內刹竿相望其名藍巨刹湧殿飛樓雄踞於  
通都大邑名山勝地者無論即僻壤窮鄉山村水落

以至五家之鄰什人之聚亦必有招提蘭若棲託其  
間民間或困於租稅或阨於追呼而沙門之室則無  
是也民間或有豐歉之殊苑枯之異而沙門之室常  
如故也則三吳之人其輸誠於大雄之教者誠亦不  
可算數故大雄大慈之力所以庥蔭於三吳者亦遂  
不可思議不可算數譬喻也試思今日之罹鋒鏑而  
膏草畧草薙而禽獮者獨非生民乎天下多故之秋  
而太雄大慈之力益顯故人心之皈信益堅而布施  
供養當益力人心固有所觀感而益深也陽山之西  
有法林菴自水觀老宿創始而迥塵凌雪開士繼之  
中構大悲道場其屋宇之堅緻完好像設之精嚴妙

麗誠名刹希有而其中一切莊嚴法具則皆缺如誠亦爲山之一簣而塔工之合尖也今凌雪開士矢願大行勸募盡備種種使寶網香幢金繩珠絡一時湧現如兜率天宮現於塵世誠爲大願而吾願三吳檀信推三吳於數十年中獨免於兵火之大難獨免於水旱之大災者而益堅其輸誠竭力之常益增其歡喜布施之念焉勿以力薄而生慳勿以時艱而損志則蒙庥當無量矣昔有貧女施一花氎遂至生天窮極天樂所得福德不可思議况今布施以莊嚴佛事乎觀於今三吳而知免災難者如此觀於昔之貧女而知得福德者如彼則踊躍喜捨自不待我辭之畢

也

居易堂集卷之七終

